

神韵华府肯尼迪中心专场**政要名流盛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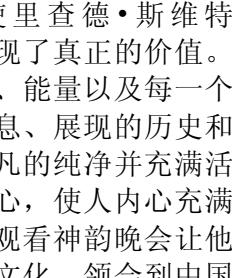
二零零九年八月二十五日晚，神韵纽约艺术团拉开了在美国首都华盛顿肯尼迪中心七场演出的序幕。首场是公演前的专场演出，来自美国政界、外国使节、社交名流、影艺界人士、商界等一千多位美国主流人士云集肯尼迪中心共赏神韵。两个半小时的演出结束后，全场观众起立长时间鼓掌，演员两次谢幕。

兰托斯基金会执行长：演出精美绝伦

在专场演出后的贵宾招待会上，已故前国会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汤姆·兰托斯的女儿、也是兰托斯基金会执行长卡翠娜·兰托斯·斯威特愉快地谈到了她对演出的印象。她说：“演出展现了中国传统的文化精髓，我从来都没有看过任何一场秀可以与今天的演出相媲美，精美绝伦让人屏息，真的是这样。”



前美国资深国会议员汤姆·兰托斯的遗孀兰托斯夫人也对晚会赞不绝口，她说非常喜欢晚会中的美感和精神内涵，特别欣赏演出中表现的慈悲、奉献和对自由追求的精神。她说已故的兰托斯先生一生都在为自由和人权奋斗，而法轮功学员正在中国实践着这一切，其中表现出的慈悲、关爱和奉献的精神令人感佩，她说这也就是为什么兰托斯人权和正义基金会赞助这场晚会的原因。

美国前大使：神韵演出展现了真正的价值

美国前大使里查德·斯维特说，神韵演出展现了真正的价值。神韵晚会的色彩、能量以及每一个故事所传递的信息、展现的历史和传统的主题，非凡的纯净并充满活力，非常振奋人心，使人内心充满了希望。他说，观看神韵晚会让他了解了很多中国文化，领会到中国五千年文化的更深层内涵，对此他心怀感激。

里查德·斯维特一九九八年至二零零一年出任美国驻丹麦大使，曾担任新翰布什尔州联邦众议员。

华府社交名媛：视觉盛宴

作为一位珠宝设计师，华府的社交名媛努努·邓对色彩和服装有着特殊的职业敏感，她说整场演出在视觉上的美感是如此令人赏心悦目，因此只是观赏这些色彩就是给眼睛的一场盛宴。

努努还表示，“晚会中体现的内涵，如慈悲、正直、寻求真理的精神非常令人感动，这些（信息）通过音乐和歌曲源源不断地表现出来。”

努努的朋友朱迪斯说：“这些信息还包括在受到迫害时坚贞不屈。在别人用暴力对待你时不放弃希望，然后你的平和有可能感化施暴者并让他们从根本上转变过来。” ◇

明慧週報

•城市绿洲•

第 239 期

2009 年 8 月 28 日

人民日报记者香港公开退党

流落香港躲避中共迫害的《人民日报》记者邱明伟，二零零九年八月廿三日召开记者会，谴责中共使用谎言与暴力迫害包括法轮功学员在内的各类异议人士，并公开宣布退出中共所有组织，成为中共中央级宣传机关中首位公开以真名退党的在职人员。



在记者会将要结束前，邱明伟激动地公开声明：“我在《人民日报》社上班期间，我已经用《人民日报》的工作平台上大纪元网退党服务中心退过一次党。现在我公开宣布和共产党结束一切关系。”

记者会上，香港多个主要电子媒体皆出席。邱明伟表示：“（中国）人权状况是越来越差，不但没有兑现诺言，反而在全世界的注视的目光下，建造了一个庞大的暴力与谎言的工厂。”

邱明伟表示，他今年早前来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及其它活动，回大陆后便遭到一系列打压，包括电话被监听、住所遭到搜查、人身自由受到限制，然后被扣上勾结敌对势力等罪名。

受迫害原因涉及调查法轮功

邱明伟表示，有高层人员曾向他透露，这次政治迫害的根本原因，是他曾对法轮功进行调查及帮过一些法轮功学员。他其后才明白，来港参加七一大游行只是迫害的导火线。“他们对我决心来一个杀一儆百，因为我居然敢帮助法轮功。”

邱明伟亲述自己目睹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罪证，包括一名妇女被截访人员追打，掉在护城河里淹死了。他说：“那个大姐是四十多岁，被他们那些便衣截访，追着打。北京的护城河的高度是有限的，她慌不择路，最后掉到河里面淹死了。好多上访的人都看见了，非常的震惊。我问围观的其他上访人，我说，他怎么打你们上访的打得这么狠？那个上访的人告诉我，她是法轮功。”

邱明伟了解许多当年上访的法轮功学员情况非常悲惨，衣衫褴褛，居无定所。邱明伟又忆述，有一次他出面制止公安对法轮功学员暴打时遭到警告，“当着我的面警告我，说你不要再纠缠不清了，要不你的工作就保不住。你替法轮功出头，把你当作法轮功的总后台，抓起来以后，要关多少年你知道吗？”

逃亡到香港后，邱明伟在北京的住所仍继续被搜查，而且香港也不安全。他透露，自己的 U 盘前后在旅馆被偷窃过两次，前天晚上还被跟踪。但邱明伟强调，自己不会屈服于中共暴政，并呼吁国际社会提供协助，并关注他家人的安危。◇



为别人点亮一盏灯

我是二零零四年底开始修炼法轮功的。我丈夫没修炼，平时有些业务应酬，喝酒、打牌也是常事，满身的酒气和夜归既影响了我的休息，也让我非常反感，以前我没修炼时，为这事没少争执。

修炼后，在面对这些问题时，不象以前那样过激。

去年夏天，孩子放假，他玩的次数更多一些，开始很生气，想一想自己是修炼人，不能象常人那样去对待，想想他半夜回来楼梯间漆黑，要是摔倒就不好了，就把楼梯间的灯打开，再倒一杯水在桌上，然后睡觉去了。时间长了，忽然有一天有一种想法，如果天黑就把楼梯间的路灯打开，单元内上上下下的孩子老人就会方便。偶尔有人上下走过，我就和孩子开玩笑说，我们又没花多少钱，一点电费而已，很多人就方便了，为别人点亮一盏灯也不错啊。孩子是个很节俭的人，不过，这种方式他也很接受，有时他也会把路灯打开。

日子久了，我慢慢发现一个现象，我那个单元内经常有路灯开着，有时，我们晚些回去，在享受楼梯内明亮光线的同时，些许夸张地和孩子玩笑着说，原来我们平时所开的灯是照亮我们回家的路啊。

是啊，只要我们心存善念，哪怕我们是一盏微弱的油灯，只要常明，只要有一点温暖，那么，总有一天，就会有十盏、百盏、无数盏，彼此温暖着、彼此照亮着回家的路。◇

从“劈人”极刑到“劈膀”酷刑

《九评共产党》引用遇罗文的文章《大兴屠杀调查》，对文革初期红卫兵的杀人方式有多种描述：“……当时杀人的方法五花八门，有用棍棒打的、有用铡刀铡的、有用绳子勒的，对婴幼儿更残忍，踩住一条腿，劈另一条腿，硬是把人撕成两半儿。”

把孩子劈成两半的残忍，正是中共的阶级斗争挑起的阶级仇恨的极致展现。人性，在红卫兵小将身上荡然无存。

文革结束了，中国人的梦魇并没有真正地过去，祸害世人的共产党还在以另一种方式对中国人进行着迫害。

在对大法弟子的迫害中，中共滥施的酷刑不胜枚举，“劈膀”就是中共诸多酷刑中的一种。

据明慧网报导：现年五十一岁的辽宁省抚顺市清原县大法弟子孙洪昌（图），于二零零六年三月二十八日下午五点左右，被抚顺市公安局国保大队的关勇等七、八名警察绑架到清原镇派出所。当天夜间十一点开始，关勇伙同六名警察对孙洪昌酷刑折磨，主要凶手就是恶警关勇。

众恶警对孙洪昌拳打脚踢一个小时之后，用电棍电击孙洪昌的私处，然后用拳头猛力打他的小便处。还觉得不够狠，就开始用“劈膀”酷刑折磨孙洪昌。就是将孙洪昌右腿扣在铁床上固定住，用双手劈孙的左腿（受过此刑折磨的人腿就被劈残废了，痛苦难以用语言表达）。关勇嫌劈得不得力，让人去找两根木棍，和买宽胶带。他们用宽胶带从上到下紧紧地将木棍缠在孙的腿上，不让腿打弯。然后再把孙的右腿扣在床上，关勇用双手劈孙洪昌的左腿过头。每一次都长达一、两个小时，



表弟学医，暑假在医院实习。一次和他聊天，说起生命的脆弱，人原来那么容易死去。

想起美国的家庭喜剧“成长的烦恼”，有一集，讲麦克骑摩托车的故事。麦克非常调皮，要出去骑车，父母对此持不同意见。母亲坚决反对，说，麦克可能会丢了命。父亲则回：“他在家里也可能丢了命，可能在楼梯上摔死，可能在浴缸里淹死，也可能吃我做的熏牛肉而噎死。”

搞笑幽默的对白，让人发笑的同时，也在说生命的脆弱。人的生命，可能在任何一个看上去平凡无比的地方丢掉。每个人在大病的时候，人生观都会变化，感觉到生命似乎要结束了，很自然地把许多事情都放下了，不管是事业、职位、前途、利益；在那当下，只想要一个健康的身体。当然，病一好了，可能又开始争斗追求。



其实生命在没有病痛的时候，也一样的脆弱。有什么可以和生命相比呢？如果在平时可以拿出大病时那样的心态，放淡各种追求与欲望，自然会获得内心的安宁和自在。（文/青松）◇

疼得孙洪昌大叫着昏过去多次。派出所周围的居民都听到了孙洪昌的惨叫声。就这样一直折磨到第二天凌晨五点钟。

三十日晚上，他们再一次用“劈膀”对孙洪昌酷刑折磨。

这一类中共不法人员酷刑折磨大法弟子的消息在明慧网上非常多，每一次看时都让人感同身受。这些残酷的酷刑时时在发生着，十年来莫不如是。从“劈人”到“劈膀”，中共的罪恶一脉相承。

把人的腿劈开来，为了达到极度的折磨人的效果，竟然用木棍和腿绑死在一起，狠命地把另一条腿掀过头顶。施加刑罚者的丧心病狂是不言而喻的。是什么原因促使关勇们做到这一步？是谁豢养了这样一群毫无人性的警察？在我们的祖国存在着这样一群人，不正是我们华夏民族真正的威胁和悲哀吗？

从另一个角度看，大法弟子所承受的酷刑何以如此巨大和惨烈？他们所秉持的精神、所坚持的信仰中是什么可以顶得住如此残暴的一个国家政权的打压？能够支撑他们走过迫害，这其中的生命真谛不正是世人应该探求和坚守的吗？（文/掸尘）◇



咏菊

◎心宇

不畏秋霜染，西风独自妍。
清香酬逸客，傲立向寒烟。